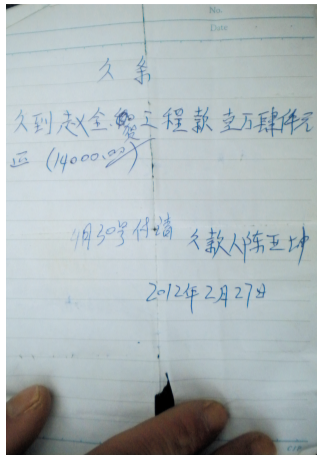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怕像牛一样地干活 就怕像孙子一样地讨工钱

星报记者陪同农民工讨薪有感



年关已至,农民工讨薪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
2011年初,阜阳临泉的农民工赵全贺和妻子、哥哥、嫂子4人,跟着包工头陈亚坤,在合肥市庐阳工业园一工地做钢筋工,工资120元每人每天。

尽管当年年底,项目就已经完工。然而4人的1.4万元工资却迟迟没有结清,而且这一拖就是一年多。

今年腊月初八,拿着陈亚坤打的欠条,赵全贺夫妇再次来到合肥讨薪,谁知这一讨就是半个月。

2月4日、5日,记者跟着赵全贺一起“造访”了多家相关部门和单位,充分感受了农民工讨薪之路的艰难与漫长。



时间:2月4日上午
地点: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
进展:找不到包工头起诉无门

上午10时许,赵全贺夫妇俩来到了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。见接待大厅旁边的主任办公室大门敞开,记者便跟随赵全贺直接走了进来。

“领导你好,别人欠我工钱,一直没拿到,你能不能帮帮我们。”带着半哀求的语气,赵全贺向中心主任刘韬求助。

接过赵全贺递来两张纸的材料,刘韬大致了解情况后,询问:“能联系上包工头陈亚坤吗?能不能找到他?”

赵全贺回答:“电话打不通,联系不上,只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码。”

“包工头找不到,施工单位找了吗,怎么说?”刘韬询问。

“对方说钱已经给了陈亚坤,叫我找陈亚坤。而且现在施工公司已经找不到人了。”赵全贺指着手上的欠条,激动地说,“白纸黑字,他欠我工钱,我就起诉他。”

“这不是单纯的债务关系,另外,陈亚坤这个人联系不上,也不知道家庭住址,你

怎么告?”显然见多了类似的农民工讨薪案件,刘韬显得既无奈又气愤,“合同也不签,给谁干活也不知道,起诉都无门,叫我们怎么说你们啊!”

紧接着,在刘主任的提醒下,赵全贺在大厅接待处做了登记,听从了接待律师的建议。显然,就目前赵全贺掌握的情况,律师也是无能为力。

上午11时30分许,带着满脸的失望,赵全贺和妻子离开了法律援助中心。

时间:2月5日上午
地点:合肥市包河区桐城路
进展:劳务公司拒见面

有了建筑单位的协调,有了劳务公司的承诺,赵全贺夫妻俩满怀希望,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轻松和微笑。

但是,事情并没有向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。

5日一大早,遵照建筑公司刘经理的指点,赵全贺夫妇来到了桐城路和水阳江路交叉口。尽管前一天电话中,劳务公司丁总是答应下午才见面,但是赵全贺早已经迫不及待。他想尽早找到四友劳务公司,把事情解决。

上午10点,赵全贺拨通了丁总的电话。但接下来的交流,却让赵全贺几乎崩溃。

电话中,劳务公司丁总首先以年底太忙为由,拒绝与赵全贺见面。只是表示明天等他的电话。同时,丁总还透露,陈亚坤还有7万元的款项还在劳务公司,结账的时候,他可以通知赵全贺。

但是当赵全贺提出,劳务公司能否从陈亚坤的款项扣下1万4千元时,丁总则不耐烦地表示:“我们和他是没有合同的,不是说扣就扣的,他欠你的钱,你直接找他吧。”随即挂断了电话。

失望,明天是否还有希望?夫妻俩伫立在路口,呆了好大一会。

赵全贺突然想起来,应该问问劳务公司什么时候给陈亚坤打钱、在哪里打钱,但等他再次拨打丁总的电话,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。

2月6日中午,赵全贺欣喜地给记者打来电话说,合肥市清欠办已经给劳务公司丁总打去电话,要求务必于年前将欠薪交给赵全贺。计划7日下午,双方见面,现场协调处理好此事。

“这事应该是有眉目了。”赵全贺说。
记者 赵汗青 刘海泉 宁大龙 文/图

时间:2月4日下午
地点:合肥市蒙城北路一项目工地
进展:建设单位提醒找劳务公司

陈亚坤既然是包工头,他到底从谁手上承包的工程?他跟施工单位是什么关系?他到底有没有扣下赵全贺的工资?

4日下午,在记者的陪同下,赵全贺夫妻俩再次来到了工地。

阴雨绵绵,寒风凛冽,赵全贺夫妇从合肥市沿河路辗转坐上公交车。

因为下过雨,进出之路泥泞不堪,赵全贺一手撑着材料袋,一手拉住妻子,小心行走。

来到项目部门前,赵全贺急忙敲门,却无人应声,推门后才发觉没人。

“我们已经前后来过三四趟了,每次见到经理,他根本就不睬我们。”赵全贺和妻子趴在窗子上向屋里看,屋里亮着灯,空无一人。

这时,旁边屋子出来了一位穿皮夹克的男子,赵全贺急忙凑上去问:“经理可在?”

“不知道。”男子并不看他一眼,匆匆而过。

赵全贺的眼里流露出一丝绝望。又等了约二十分钟,一辆轿车开来,“来了!”赵全贺说。

两名男子下车后打开了技术部的门。赵全贺和妻子进屋后,就开始向两人诉说,“我这欠条也有,就是找不到人。现在老人在家没人照顾,孩子又那么小,我们在合肥蹲了有半个月了,到现在人也没找到,到底怎么办?”

操一口方言的年轻男子迅速给一个人打了电话,“陈亚坤的工人怎么到现在还没领到钱?你的钱不要全都都给陈亚坤,到时候跑了都找不到人!”

之后,年轻男子给了赵全贺一个“丁总”的号码,“去找他,明天和他约一下,让他把陈亚坤约出来,坐下来谈。”

原来,年轻男子姓刘,是河北中胜建筑公司在工地现场的负责人,工人工资则由中胜公司下发给“丁总”所在的安徽四友建筑劳务公司的钱款发放,陈亚坤分包了工

地的工程,从丁总那里领走了大部分钱款,却没把工资发给赵全贺。

着急的赵全贺则立马打电话给丁总,一遍遍诉说被欠薪的经历。

看着老赵打电话着急,刘经理拿过老赵的手机对电话里的丁总说,“你手里不还有一部分钱没给陈亚坤吗,你们约一下,等明天见面再谈。”

为约时间,赵全贺再一次打给“丁总”,并约好第二天下午见面。问了几遍公司地址,总是不明白对方说是在什么路上。

“他说是什么阳路?”赵全贺问。
在记者的提醒下,老赵才明白原来叫水阳江路,公司在水阳江路和桐城路交叉口。

临走,赵全贺向刘经理要电话号码,“不用留,留了也没用。”刘经理拒绝留电话号码,赵全贺和妻子悻悻而归。

出了暖和的技术部,赵全贺看着对面的高楼群,久久说不出一句话。